

云南大学百年诞辰纪念



# 熊庆来与云南大学

Hsiung Ching-lai and Yunnan University

张 维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 熊庆来与云南大学

Hsiung Ching-lai and Yunnan University

张 维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熊庆来与云南大学 / 张维著. -- 昆明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23  
ISBN 978-7-5482-4881-1

I. ①熊… II. ①张… III. ①熊庆来(1893-1969) — 生平事迹②云南大学—校史—史料 IV. ①K825.46  
②G649.287.41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035876号

策划编辑: 张丽华  
责任编辑: 张丽华  
封面设计: 刘雨



# 熊庆来与云南大学

XIONG QINGLAI YU YUNNAN DAXUE

张维 /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理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2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2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4881-1  
定 价: 88.00元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3244 6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mailto:market@ynup.com)

若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4167045。



云  
南  
大  
学  
百  
年  
诞  
辰  
纪  
念

目 录

引 言 / 001

一、云南大学厚重的历史 / 004

1. 云南要有自己的大学 / 005
2. 云南大学的名誉校长和前三任校长 / 016

二、熊庆来的家国情怀 / 030

1. 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的深厚桑梓情 / 030
2. 西方文明熏陶出的“科教救国”理念 / 032

三、临危受聘 执掌云大 / 039

1. 龙云敦聘熊庆来 / 039
2. 桑梓情深 / 049
3. 敬恭桑梓 甘入幽谷 / 057
4. 启程南下 广延人才 / 059
5. 重归故里 “约法三章” / 071

四、励精图治 / 075

1. 新学期 新气象 / 075
2. 心系抗日 / 087
3. 重视办好云大附中 / 103



五、云大由省立改为国立 / 117

1. 辛苦筹备 / 117
2. 卓哉吾校 / 124
3. 慎选师资 / 134
4. 增设社会学系 / 137
5. “最困难的一年”——1940 学年 / 144

六、继续推动学术研究 / 161

1. “龙氏讲座” / 163
2. 西南文化研究室 / 166

七、艰难岁月 / 169

1. 罗致师资 / 170
2. 保护进步师生 / 179
3. 黎明之前 / 194
4. 离开云大 / 206

八、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 212

1. 熊庆来奖学金 / 214
2. 纪念熊庆来百年诞辰 / 221
3. 熊庆来与云大精神 / 225

尾声 云大人的熊庆来情结 / 238

参考文献 / 241



## 引 言

1937年8月1日上午，省立云南大学新任校长熊庆来正式到校视事，成为云南大学第4任校长。

云南大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922年的私立东陆大学（1922—1930年），1930年改为省立东陆大学（1930—1934年），1934年改为省立云南大学。

在赴云南大学任校长之前，熊庆来已是享誉国际的著名数学家、教育家，在北平担任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并曾代理过理学院院长，事业颇有建树。他参与创办了东南大学、西北大学、清华大学这3所大学的数学系，培养了数十名堪称中国科学精英的数学家、物理学家。

清华大学算学系在熊庆来长达9年的引领和踏踏实实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下，成了全国有影响的学术中心，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诚如熊庆来的学生、国际著名几何学大师陈省身精辟指出的：“迪师（熊庆来字迪之）为人平易，同他接触如坐春风。他在清华一段时期，不动声色，使清华数学系成为中国数学史上光荣的一章。”<sup>①</sup>

在清华大学，熊庆来不仅事业如日中天，而且生活条件优裕，家庭和美，各方面都顺遂如意，但他为了报效桑梓，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接受了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诚聘，从北平返回故乡云南，肩负起云南大学校长的重担。

熊庆来是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人，1913年秋考取云南官费生留学法国，先后就读过格洛诺布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大学、马赛大学等4所大学，获得高等算学、高等微积分学、理论力学、理论天文学、高等物理等5个高等学历证书，获法国理科硕士学位。

---

<sup>①</sup> 陈省身：《忆迪之师》，载《熊庆来纪念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他 1920 年 10 月回国，1 年后被南京东南大学聘为算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参与创办算学系，并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25 年秋他应国立西北大学之请赴西安创建数理化系并担任系主任。1926 年秋，熊庆来应聘到北平参加创办清华大学算学系，从 1928 年起担任算学系系主任。1931 年代理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创办了中国第 1 个数学研究机构——清华算学系研究部，招收了第 1 名研究生陈省身。同年，他发现并开始破格培养华罗庚。1932 年 7 月 9 日，熊庆来作为第 1 次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中国代表，赴瑞士出席第 9 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会后赴法国，利用清华的学术休假期，从事科学研究 2 年，专攻函数论研究。于 1934 年 6 月获巴黎大学授予的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7 月返国，其博士论文《关于整函数与无穷级的亚纯函数》中所定义的无穷级，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级”，又称“熊氏定理”。该定理对后来我国和其他国家函数论的研究都产生了颇有分量的影响。同年，熊庆来出版我国自编的第 1 本高等数学的教材——《高等算学分析》，1936 年与苏步青等人一道，创办了我国第 1 份数学学报——《中国数学会会刊》，任编辑委员。

就在熊庆来处于事业颇有建树、生活条件优裕、家庭和美的 1937 年春夏之交，他面临了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相继发来几份电报，敦聘他担任云南大学校长，希望他回昆明为桑梓服务。

熊庆来桑梓情深，决定响应家乡的召唤，接受聘请，返回故里服务于云南大学，为家乡培养人才竭尽全力。从此时开始，云南大学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熊庆来的人生历史，也掀开了新的一页。从 1937 年到 1949 年这 12 年，是熊庆来 44 岁至 56 岁这一段年富力强的时期，也是他生命力最充沛的一段黄金时期。这 12 年中，他饱尝了主管一所大学行政工作的酸甜苦辣，献出了他的智慧和精力，付出了艰苦非常的辛劳，忍受了许多委屈和误解。他鞠躬尽瘁，把自己对桑梓的热爱和报效之情，以及一片拳拳之心，都无保留地献给了家乡的最高学府——云南大学，献给了云南的高等教育，献给了故乡的莘莘学子和父老乡亲。



从此时开始，直到 1949 年，熊庆来在云南大学任了长达 12 年之久的校长，成了云南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这 12 年，在很多云大同人的心目中，被认为是“云南大学的黄金时代”。



### 一、云南大学厚重的历史

云南大学坐落在昆明北门之内的高山上，是清朝时贡院旧址。高山南麓接翠湖，东面邻圆通山。校园内，茂林修竹，古木参天，建筑宏伟，环境优美。学校的大门开在青云街西口，飞檐斗拱。横额上自右至左，镌刻着端庄的四个楷书“为国求贤”。

当熊庆来偕郑崇贤秘书长和两位教授进了云大大门，沿着寓意“九五飞龙在天”的95级石阶走进巍峨的会泽院时，已有职员等候在那里。见面后，职员引导他们几位上到2楼中央的会议室。将要卸任的何瑶校长已和文法学院院长邓屏洲，以及几位主要教职员在会议室中等候作交代。稍许，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受省政府特派，也亲临云大监盘。

何瑶将文件和印信向熊庆来移交完毕之后，全体人员下到会泽院正门平台上合影留念。然后，何瑶便向龚厅长和熊庆来握手道别，先行告辞了。

熊庆来与龚厅长在其他几位职员陪同下，一起登上了会泽院主楼阳台，将昆明全景尽收眼底。远处是错落有致的民房，近处是波平如镜的翠湖。还有那掩映在柳树绿荫中的亭阁，那花团锦簇的湖心亭……鸟瞰着如此优美的湖山秀色，熊庆来更想到了肩上责任的重大，想到三迤父老的厚望，想到自己日后新的道路……

他对云南大学的历史是了然于心的。云南大学最初创办时，他就曾经是要投入这项事业的，只是后来因为其他原因他离开了云南。虽然离开了云南，但云南大学后来每一阶段的发展，他都是始终关注着的。并且对云南大学几位前任校长对他提出的有关需要帮助和支持的事项，都是竭尽全力倾心相助的。

当熊庆来将要翻开云南大学历史上这新的一页时，云南大学经过前15年的艰苦努力，学校已粗具规模，拥有文法、理工2个学院，设有教育、法律、政治经济、中国文学、土木工程、矿冶、数理共7个系和1个专修科



(医学)。全校共有 11 位专任教授和 28 位兼任教授，8 名讲师，3 名助教和 1 名实习指导员。在 39 位教授中有本省籍 29 人，8 名讲师中有本省籍 5 人。在校学生 302 人。董泽、华秀升、何瑶等前 3 任校长和多位董事、同人的苦心经营，业已奠定了这所边疆高等学府的基础。

诚笃谦逊的熊庆来尊重历史，尊重前任，对唐继尧、董泽、华秀升、何瑶、张邦翰等奠定的“不拔之基”表示了由衷的敬意，认为自己是在他们奠定的“良好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云南大学的基业的。他在回顾云大的历史时曾说：“云南前故省长唐莫赓（唐继尧字莫赓）先生创办之东陆大学，成立于民国十一年十二月八日，经当时各董事及负责诸先生之群策群力，惨淡经营，学校不拔之基予以奠定。”

此时，置身于巍峨壮观的体现东陆大学开创者们雄心壮志的会泽院，熊庆来更感到了云南大学历史的厚重——

### 1. 云南要有自己的大学

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民国的建立，云南各界有识人士便不断地在主张成立云南自己的大学，以培养本省人才，开发云南，建设云南。他们对云南因缺乏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而难以发展的落后现实有着切肤之痛。

当时的云南社会现实是——

自从 1910 年滇越铁路通车后，法帝国主义利用掌握在手中的路权，贪婪地控制了云南对省外、海外的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以及进出口贸易。接着又在云南开设银行，控制云南的金融、外汇、财政经济，垄断文化、科学、卫生事业等方面的物资设备及其供应。这样一来，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被法帝的魔爪所操纵。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肢解了云南的经济，使云南各族人民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下日趋贫困，同时，也刺激了民族工商业、尤其是民族有色金属采掘业的发展。到 20 世纪初，云南地方民族资本主义已潜滋暗长，作为一股新兴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出现在云南舞台上，并在“重



九起义”前后有了积极的表现和影响。

为适应云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当时以都督蔡锷为首的地方当局，努力地对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做了一些改革。在经济方面，着重兴办实业，支持正在兴建之中的商办耀龙电力公司继续进行，支持个旧矿商成立个碧铁路公司，修建个（旧）碧（色寨）铁路，又先后开办了“官商合办东川矿业公司”和“个旧锡务公司”。

可是，这些公司缺乏自己的技术力量，在设备、物资等方面都要依赖帝国主义者，故而在兴建和投产过程中，处处都受到帝国主义者的支配和严重剥削。如个旧锡务公司生产的大锡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而要先经滇越铁路运到香港，由香港的锡店加工成“洋条”（精锡），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样一来，法帝国主义者不仅在铁路运输中进行盘剥，还在货物过境时征收经过越南的过境税。而且，法帝国主义者在云南开设的东方汇理银行还以“跟单”押汇等形式进行剥削。如此道道盘剥，从骨头里榨油。

又如东川的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一度外销。大战之后，因炼不出“精铜”，而被排斥于国际市场之外。东川矿业公司聘日本技师改建炼铜炉，最终仍不适用，炉子闲置，“精铜”出不了，生产不断下降，股票逐渐贬值。

耀龙电力公司修建螳螂川水电站，交给德商礼和洋行承包。个碧铁路公司由外籍工程师尼弗里士包修个碧铁路。两者也都遭到与个旧锡、东川铜同样的命运。就因云南自己缺乏这方面的专家，不得不在设计施工、器材选用等问题上，都听任洋人洋商的决定和控制。螳螂川水电站运行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由德商西门子公司负责供应的各类电力器材无法运入，使电站和电力公司面临“断炊”的困境，深感被人扼住咽喉的痛苦。个碧铁路施工中，尼弗里士主观高傲，一意孤行，路轨的选材，线路的选择，都由他一人专断。结果，因他选用的路轨太窄，小于米轨；选择的线路在许多地方弯度和坡度都过大，导致通车后多次发生翻车事故。整个工程不仅成本高，而且不安全，行驶速度太慢，以致被民众讥为这是



“比赶鸭还慢”的火车。

面对这些令人难堪、让人屈辱的事实，云南地方的民族工商业者都深感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榨及控制，使他们难以在生产和市场上独立正常地发展。他们都迫切企望摆脱帝国主义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这些束缚。

时任云南代省长的周钟岳就为此痛切地说道：“现在的时代，有许多事非专门人才不能办理。我们缺乏此项专门人才，所以规模稍大的事，都不能举办；即或勉强办理，也容易失败，如锡务公司、东川铜矿公司、个碧铁路公司、电灯公司等，无一样不吃亏。”这番话很有代表性，反映了当时代表云南民族资本主义利益的一些地方当权人士和社会人士，已有了培养地方高级专门技术人才的紧迫感。

总体来看，云南地方的各界有识之士，鉴于下面5个原因，深感云南实有创办大学的迫切需要。这5个原因是：

我国西南省份开化较迟，云南省自明代归入版图、设置行省以后，中央政府恒视为边防要区而不重文治，致其人民识字者少，至今智识幼稚，百业不振。盖皆由于教育之窳败，文化之不兴所致。故为人民教育与文化计，不能不建立模范大学，以策励而振导之。此其一。

云南地位西南，与印度缅甸相接，西北接藏卫，北连四川，东毗黔桂，自昔已为欧亚间行旅之所出。如近年议筑之滇缅、钦渝二铁路告厥成功，则欧亚往来可以不经太平洋而直达，其为交通上之枢纽，不言而喻。然至今省内造路人才尚属缺乏，事莫能举，甚为可惜。故为世界交通计，不得不赖有大学以造就路政人才。此其二。

云南矿产之富，甲于全国，如金、银、铜、锡、铅、铁、煤之属，几于全地全之。清代设立专官征收金银铜铅等库，卓有成效。近年如个旧之锡，质量至佳，为当世所艳称。而环顾省内矿

业人才亦极缺乏，以至矿厂停歇十多八九，工具简陋，规划粗率。为开发本省之产业计，亦不得不赖有大学以造就矿业人才。此其三。

云南僻处西南，地势最高，交通既多困难，各项智识之输入自然不易。故举凡农工商医以及政治经济法学等各项智识技能，两皆幼稚。以论农业，除由禾田所收之粟可供本省食料外，如棉作、丝作等业均不发达。工业除手工作品外，机械工作几等于零。商业除一、二经营进出口货之商店外，率多零星小贩，而日用所需之纱布、纸烟、灯油等业为外商所操纵。且近年法币流行省内，以致本省富滇银行纸币价值反一落千丈。商业之不振，可见一斑。医学智识更为幼稚，除旧式医生外，学识重富、经验优良之医士极少。医院除军医院、市立医院外，普通医院迄今未成立，以致英法各国人民之侨居省城者，反各立医院，以救活华人疾病。至政治经济学法各项人才智识均为幼稚，故不论政府与人民欲办一事，往往捉襟见肘，时露困难之状。爰论自民国成立以后共和政体之工具如立法、司法、行政各机关均不能贯彻初衷，即小而至于地方自治及司法分立等项亦不能彻底举办。是又不得不赖有储才学校的创导之者。此其四。

且近年省内中学毕业生为数不少，因省外学校距离遥远，往返经艰，坐失升学之所，以致人才埋没者，不可胜数。其不得不有一大学校以容纳之者。此其五。<sup>①</sup>

有鉴于此，早在民国初期，一些人士便有了滇省创建大学之议，辛亥革命之后不久，云南地方当局有励精图治之心，从培养人才以利建国出发，

<sup>①</sup>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调查员朱庭祐君视察东陆大学报告》，见董雨苍《东陆大学创办记·附录》，载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65。

也选送了一批云南优秀学子分赴欧洲一些国家及美、日公费留学。由于云南当时没有大学，选送国外者，也有一些在学历上不符合教育部的规定，常常费多效少。这一点，也进一步推动了滇省自办大学之议。1915年2月，云南督军公署就派出代表携带拟就的滇省自办大学计划去参加全国教育行政会议。研究结果，会议同意在云南筹办大学。可是，后来云南成为首义讨袁之省，军费支出浩大，财力有限，省办大学之事遂被搁置下来。

1918年，西南川、滇、黔3省联合会议建议集3省之力，联合在云南建立1所西南大学，为公立性质。并商得伍秩庸博士等同意，“对于组织一切愿为翼助”。但因为当时“西南省份内乱方殷，政治既不能统一，则财力亦难于集中，是以迁延莫举”，西南大学没有办成。

次年，云南的社会贤达如尚志社的龚自知等人，再次请愿省议会成立省立大学。当时主持滇政的云南省长唐继尧欲育才兴邦，鉴于西南大学不容易成立，下决心在云南筹建本省的大学，设为私立性质。其创办时经费由创办人与省内各方面资助。督军公署、省长公署曾会衔省议会，云：“大学之成，必期于成。已在酌定，一切办法，俟稍就绪，再行饬财厅筹发经费，并咨贵会备案。”

1920年5月，云南地方中上层人士及知识分子的喉舌《民觉报》根据省长唐继尧当时提出的“废督裁兵”之说，发表了“停办‘讲武学校’，把它的经费拿来办一所完整的‘云南大学’”的言论，反映了云南社会当时对创办一所省立大学的迫切要求。

这时，由云南地方当局在辛亥革命后两三年间陆续派往美国的滇籍留学生董泽、杨克嵘、陶鸿焘、卢锡荣、周恕、肖扬勋、何瑶、段纬等人已相继学成返昆。他们年轻热情，胸怀振兴祖国、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抱负。在国外学习期间，他们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成为精通所学专业的学有所成者。而且，他们在国外“时相聚首，谈及欧美各国繁荣富强的情况及日本明治维新兴盛的成果时，每每想起祖国兵祸连年，国是日非，免不了悲



愤异常。一致抱定决心，欲毕业归国后，为建设祖国各尽能力”。<sup>①</sup> 并“罔不以滇省筹办大学为作育人才救济时艰之拟议”。他们一致认为，要想强国富滇，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自己的家乡还没有大学，应该尽快创办大学，以培育人才，改变落后面貌。他们还把这些想法写成书面建议寄给云南都督唐继尧。

他们归国返滇时，正逢唐继尧主张“废督裁兵”，振兴实业和交流东西文化。看到社会各界对于兴办大学的迫切愿望，这批留学生更受鼓舞，主张云南自办大学更为积极。他们向唐继尧提建议、出方案，并成为筹建大学的骨干。特别是留美归来的董泽多次与唐继尧讨论创办大学的有关问题，唐继尧明确地给予鼓励和支持，并许以在经济上加以资助。

此外，云南地方的中、小学教育，经辛亥光复后蔡锷为首的军政当局的整顿、扩大而有所发展，到1920年时，全省已有了相当数量的具有中等学校毕业文化水平的青年学生。这些青年大多渴望深造，但苦于本省没有高等学校，要想深造，必须千里迢迢远行省外或国外，且需要相当的经济力量支持，一般中、小资产家庭都难以承担。即使有经济力量支持者，又受到云南中学水平较低的影响，相当一些人难以及时考入大学，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补习，以致常有人在花费时间与财力之后，仍无法考入大学而返回云南。因此，本省自办大学就成为这批求学青年的迫切要求。这批相当数量的青年学生，不仅成为云南自办大学的拥护者，也是大学建成之后的学生来源。这批青年学生和返滇的留学生一道，成为积极倡议、推动本省自办大学的一股社会力量，同时也为大学提供了初期的学生与师资的来源。

可以说，到1920年时，云南自办一所大学的各方面条件均已初步具备。唐继尧乃于10月致函参议王九龄和秘书官董泽，请他俩主持筹备大学

---

<sup>①</sup> 董雨苍：《东陆大学创办记》，载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65。

创办一事，选址翠湖水月轩为筹备处，积极物色师资，筹集经费，考虑校址与设备等一系列问题。办学计划中，唐继尧自任校长，王九龄为副校长，董泽为教育长，学校拟称“东陆大学”。

董泽多年来对本省的教育问题就一直特别关心，怀着一颗为桑梓效力的赤子之心，力主云南自办大学。现在，得到唐继尧的支持鼓励之后，他积极奔走，多方延聘有识之士。

当时已学成归国的杨克嵘、陶鸿焘、卢锡荣、张邦翰、杨维浚、周恕、柳希权、毕近斗等赴欧美、香港留学生都热心参与其事，筹备处还及时给尚在国外的滇籍学生致函，邀请他们早日返滇为东陆大学贡献力量，服务桑梓，培养云南子弟。

可是，1921年春，云南却发生了“倒唐”风波。

唐继尧在“重九起义”、“讨袁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中，均功著一时，但他渐以民国功臣自诩，野心膨胀，对待部下日益骄横，拖延军饷，引起严重的不满情绪。1921年初，滇军一军军长顾品珍突然倒戈，一夜之间占据了昆明，控制了省府各机关，宣布“倒唐”。唐继尧不得不仓促出走，从昆明坐小火车南下河口，经越南海防转赴香港，董泽也随唐继尧去香港。唐继尧一走，离了他的声望、影响、支持和经费，创办大学一事自然成了一句空话，创办东陆大学之事流产了。

1922年春，云南的政局又发生了变化。1年前出走香港的唐继尧又东山再起，率兵回滇，重新执政。而且，他在香港耳闻目睹，受到了帝国主义统治香港方式的启发。重返云南后，他决意采取西方国家的某些统治方式和现代科学技术来治理滇政。

于是，在花了几个月时间清除异己，网罗亲信，巩固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之后，唐继尧开始着眼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他除请来了一些洋专家帮助建立航空学校、训练空军、办无线电之外，又旧事重提，再命董泽和王九龄继续筹建大学，组成筹备处。

董泽在香港期间，也时时惦记着大学的创办事宜，并到香港大学考察

